春秋傳注

春秋傳註卷二　起閔公　盡文公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毛氏傳曰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illegible]而慮齊桓

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
與閔公之立皆成季之謀而中外布置有人不然姜
在宮閔方九歲焉能越國而會强大如此杜註落姑
齊地名

季子來歸

季友不稱名而稱子與齊仲孫來不稱名而稱仲孫
高子來盟稱子皆魯人耻哀姜而惡慶父喜季子之
有功齊桓之助止故特爲是尊異之稱公羊傳曰魯
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是也故魯史書之孔
子因之王臣稱子者如王季子蘇子尹子之類諸侯

之臣稱子者如經書高子傳稱魏子

冬齊仲孫來

此齊使來省難者不言使承上齊侯盟于落姑也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又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宜魯人之貴之矣毛氏傳曰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與魯稱孟孫叔孫同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傳亦曰貴之可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毛氏傳曰吉禘者喪畢行之爲死者大廟當合先公

而禘視焉且高祖當祧入遷廟矣故迨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然後將新祧一主隨祧衆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三親而致于禰宮則于祧于祔兩俱泯焉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愚按先儒鄭康成許慎熊氏杜預註左傳范甯註穀梁皆同是說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謂晉悼薨尙未喪畢禘祭難以舉兵是喪畢之祭曰禘與大禘時禘各自爲禮古有明證也儀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則天子諸侯曰吉禘大夫士曰吉祭同一新主入廟之祭

同以吉名又有確據也但此恒禮也書何也左傳曰速也謂莊公之喪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而行吉禘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故薨不以地毛氏傳曰武闈者宮中右門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與宋萬書同毛氏傳曰武闈之弒共仲謀篡也與弒之哀姜先奔於邾圖外應也乃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僖公以適邾

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於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前此子般之弒慶父奔齊及季子以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至齊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以賂求于莒莒歸之而使之自縊則討賊之速莫此若矣

冬高子來盟

左傳共仲奔莒季子即奉僖公自邾入立之公羊傳曰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成魯盟定其位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史記衛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國人不服會逐惠公而立子伋之同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子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於漕蓋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左傳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於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

諸物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書鄭棄其師過鄭也且重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毛氏傳曰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之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先次而後救者狄入邢國雜然相持故疑

師示之使邢人知所向往遺而來奔玉石分明齊帥諸國之師迸力逐狄狄敗傷棄俘急奔於是收其器用還邢使遷諸師並無私取霸兵嚴肅如此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文如邢自遷者傳曰邢至如歸鐵壺氏曰遷國見經者七邢衛之遷迫於狄也許之遷迫於楚鄭也蔡遷迫於吳楚也其宗廟社稷幾不守矣故以告而舊史書之若擇地而居則有國者之恒事也傳所載晉遷於新田楚遷於都鄀遷於繹是或其國不告或告而舊史不書或書而孔子削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已遷夷儀而城之故書城邢衛將遷楚邱杞將遷

緣陵而先城之故書城楚邱城緣陵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書夫人薨夷而齊人以歸知齊人殺之也毛氏傳曰

據傳哀姜奔邾齊桓以霸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

取姜至齊地之夷而殺之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

也乃胡傳謂歸魯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

反自齊至耶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而不知

十有二月此不識本經者也且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未解也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人邾人于檉

左傳曰鄭即齊故楚伐鄭齊會諸侯謀救之荊始改號曰楚愈强矣前但舉號史畧之至是書楚人其臣

也書楚子其君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而說未明蓋閔公之弑哀姜如邾求援而季友即奉僖公適邾以制之邾子於是嚴兵以戍近魯之虛丘名爲爲戍而實陰候强齊若與姜應遂乘釁侵魯僖公必知之矣及齊旣誅姜邾知不濟撤師而歸公故要而敗之范註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莒人來求賂季友敗之酈地之酈獲莒子弟挐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至魯責賂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以嫡母請而葬之又奉入廟過矣愽皐問曰夫人氏不稱姜夫子削之也若曰以其曾爲夫人故也若姜則齊人誅之不以爲姜女者也身首不保何可至也故後祔廟用致亦不稱姜若葬稱小君哀姜既已禮葬有謚不得沒其實也襄二十六年傳有君夫人氏之文則時有此稱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與小穀同文則魯城之也齊桓使衛[illegible]爲傳曰衛國忘亡鐵壺氏曰齊桓城三國屬[illegible]以其實書

也城邢三國之師也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
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霸者之令有
使諸侯承事而已不與者矣襄五年魯衛會吳於善
道是也然會吳雖列序魯衛大夫而可知爲晉令也
若城緣陵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城之而不知其
爲齊令矣何以知齊人不與也使齊帥諸侯以城則
當如城邢之列序也何以知楚邱之役諸侯不與也
當是時陳鄭迫於楚宋曹旣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
謀會江黃惟魯以内難凡役皆不與故使獨任楚邱
而所書與内城築同文也又曰盟扈會盟不序諸

既曰晉大夫二之城緣陵不序諸侯又曰齊人不與何也文襄繼霸以後百年中無諸侯自爲會盟者而文之篇至會盟者皆晉大夫也以晉大夫而先諸侯不可序也故不序諸侯而沒晉大夫使齊帥諸侯以城緣陵則無爲不序卽諸侯自城之而非齊志亦無爲不序也惟令出於齊而齊不與故總言諸侯以見城者諸侯而令者齊也至於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盟自會而不屬於晉自城而不令於齊又二役之所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傳曰下陽虢邑曩十三年左傳用大師焉曰滅

易曰取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而先虞者虞貪賄且請

先道深罪之也穀梁傳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下陽而虞虢舉矣鐵壺氏曰下陽蓋虢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毛氏傳曰楚與國來盟則其黨離矣人者其大夫

冬十月不雨

杜註曰一時不雨必書首月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亦夷也而當齊桓會江黃以孤楚之時竟能遣將遠取與楚之舒以剪楚翼必齊桓管仲之謀也楚後恨徐而伐之取之以是也徐人徐之大夫帥師也喜而詳之也詩曰荊舒是懲可見矣

六月雨

自去年冬十月不雨至今始雨以夏時計之蓋自八月不雨至下年之三月也四月雨猶可布種而收故傳曰不日旱不為災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桓又以陽穀之會脅魯未與遣人來尋盟而魯使季

友詣齊受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與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乃止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蔡蔡衆潰叛單聲赫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故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貢任罪昭王不復委之水濱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于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造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

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其中矣故書曰來盟于師楚詘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興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如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完謀好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圖不悖識至是蓋左氏錄楚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穀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謬語然後知聖經之文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桓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

屈氏蓋以其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也南三十里為陘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夫轅濤塗以師返出陳鄭費供給誑齊以觀兵東夷循海而歸故執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魯及也左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鐵壺氏曰鄢陵之後成公會伐鄭者二前以會至而後以伐至者前會而未伐後會而後伐也盟戲之後襄

公會伐鄭者三前以伐至而後以會至者前會而伐後蕭魚之役觀兵而鄭已服也成七年救鄭而以會至者不成乎救也僖十五年救徐公不親則以會至以是知伐救而以會至者皆不成乎伐救也僖四年伐楚前後皆有事而獨以伐楚至者大伐楚也二十八年會溫以圍許者明周事也若以會至則嫌不與圍也襄十八年同圍齊而以伐至者紀其事則曰圍告其功則曰伐以有事於齊無不至而哀十一年會吳伐齊獨不致者會不與戰也

葬許穆公

齊桓以許男卒於師禮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獻信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而立其子申生自縊又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註杞伯姬來甯成風也子幼不能自通而伯姬主之故又書曰朝其子穀梁傳曰伯姬為志於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聘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卽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之而立其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杜註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而尊之不敢要以盟至是乃諸侯自爲盟焉齊桓之恪也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亦先目後凡諸侯自盟者則以宰孔賜胙先歸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蓋欲廢太子而不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毛氏傳曰弦近楚小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鐵壺氏曰下陽之滅公羊以爲虢君在焉晉人執虞公左氏以爲滅虞非也滅下陽一事滅虢又一事也執虞公一事滅虞又一事也滅夏陽執虞公以告而書滅虞虢則不告而不書也夏陽虞晉同役或虞告之或虢告之皆未可知也武獻以下兼國若霍揚韓魏沈姒蓐黃無一見於冊書者況虞虢天子之三公同姓之貴國乎其不告於魯必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逃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伐鄭之諸侯遂移兵救許楚
師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齊又獨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毛氏傳曰即郳犂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於郳故稱

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陳轅濤塗誑齊東出原謀於鄭申侯申侯請齊勿東出故齊賜申侯以虎牢而罪濤塗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因譖於鄭伯至是鄭伯謝齊殺申侯以悅之毛氏傳曰申侯楚人而仕鄭以爲殺楚人即與楚絶也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魯地左傳管仲請齊桓以禮以德於是齊侯修

禮於諸侯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共天子之
物而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華私於齊侯請去其
國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爲齊內臣桓公將許之
管仲以子奸父命不可乃辭之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義曰凡言乞師皆乞得其師也則此乞盟乞得其盟也毛氏傳曰時惠王已崩襄王慮太叔帶作難來告於齊齊因爲此會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鐵壺氏曰列序諸侯不可以斥王臣之名與行次稱人卽卿大夫也杜註洮曹地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周公廟禘大禘也七月者雜記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賜魯重祭用天子大禘之禮樂於周公廟亦常事矣不書書者以致

哀姜也禮夫人不薨於寢則不致哀姜罪人見殺至
是八年矣始致何也豈以哀姜不可吉禘以告祖考
故於大禘時混并羣主而入之乎然非禮矣穀梁傳
曰用者不宜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杜註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毛氏傳曰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於周者
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其名也宋公稱子以宋桓

公未葬故襄公稱子禮例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祭文武胙命無下拜對曰天顏不違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毛氏傳曰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鐵壺氏曰必君閔之而卒之禮過常故書也如公子不爲卿不書而書叔肸以宣公有愧焉而加隆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孟子稱之以爲桓公極盛之會矣葵邱宋地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里克殺奚齊於喪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左傳卽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食采於溫故又

稱溫子杜註云文公十年蘇子盟於女栗蓋王復其

位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稱君者先君未葬稱子旣葬稱名也若公穀曰踰

年稱君則與齊君舍五月稱君顯相悖矣書里克弑

其君者克本不欲以孌人之子爲君而中立則君之

矣故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可辭也荀息則卑鄭所

謂阿惑者也然而殉難可愍矣故亦書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毛氏傳曰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於翟舅

犯語重耳辭之呂甥郤芮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

以求入秦使公子縶弔二公子重耳受弔拜而哭退

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欲納重耳公子縶曰姑置不仁以亂其國因齊隰朋來會帥師納晉君遂納惠公惠公慮克鄭之屬重耳也召克曰微子不及此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死鐵壺氏曰非討其弒君之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曰夷吾殺里克時丕鄭使秦乞援秦賂鄭告秦伯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冀芮若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秦果召三子三子覺其謀殺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觀後十七年僖公在會而滅項齊人以為討止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請歸公姜蓋齊桓女也歸甯父母有何不可然與公俱會未免瀆矣鐵壺氏曰書及婦從夫者也濼之會不書不以夫人屬公也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閒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旱雩也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齊桓搆會江黄以伐楚今楚滅黄而不救霸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左傳十一年夏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十二年夏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帶奔齊冬齊桓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齊仲孫湫

致諸侯戍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城杞邑遷杞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毛氏傳曰鄫季姬來甯公怒鄫子之不朝也止姬將以絕鄫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遇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去鄫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鄫也按此僖公亦恣且而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范註曰沙鹿晉山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之而下書徐敗則齊桓帥諸國救之之不力也明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厲楚之國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九月三十日也震霹靂也左傳曰展氏之祖夷謚

伯字

冬宋人伐曹

曹屬同盟七月獨從齊師伐厲宋忽伐之齊桓不問

何也左傳謂討舊怨不知何舊怨拄以莊十四年伐

宋當之則其役齊王之而諸侯從之非止一曹也然

曹伯也而每會在許男下豈當時最小弱素服於宋至是從霸主伐之宋遂深怨之與夫霸不以恤小爲義乎書此以見齊桓之耄也是年管仲卒矣其後宋屢伐曹至哀公時終滅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註婁林徐地按楚至其國地而敗之故稱敗徐與救徐同舉國之辭也所以傷齊霸之就衰諸國之救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秦伯伐晉晉侯應之而書晉及者以晉侯不德

召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隕星也六鷁退飛風也記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以中絕復歸爲變故卒而繫之鄫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淮夷病鄫故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

而呼曰齊將亂不果城而還霸業衰人心解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

按此齊人亦聊為塗飾而已徐又稱人以大夫帥師

從齊也

夏滅項

杜註曰項國名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陪使
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卞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
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
桓釋之亦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之也聖經之無字句
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齊桓公好内多内寵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卒易牙豎貂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宋襄公會
諸侯納之伐齊
夏師伐齊
毛氏傳曰昭公夫人魯女也故救齊以拒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
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之立孝公而還然是
戰也諸侯皆不與而獨宋與齊戰勝之宋公借納齊

君以暨桓業而與宋霸之心明矣

狄救齊

　狄何親于齊觀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衛皆受狄禍今邢忽合狄伐衛狂悖甚矣經先書邢人見邢主兵也左傳衛師出狄師還見邢獨留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鐵壺氏曰滕子何以名自是不與盟左氏傳曰齊桓在時宋曹并隨桓盟伐未有闕也前十五年宋忽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其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思借此飾惡而曹伯芥蔕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南鄙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秋之所以圖曹也第曹南之會諸侯罕至及罷會至邾鄫子乃來赴盟宋襄發怒鄫子使邾人用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得死爲幸公羊傳曰用者叩其鼻以血社也不言宋公使邾人承上文而自見也

衛人伐邢

左傳曰邢無道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蓋惡宋襄而思齊桓也然而齊楚敵也糾楚何爲豈陳近楚不敢不違知楚乎楚以中國會盟索不得與遂乘機而入以圖之

梁亡

與郭亡例同謂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易舊也左傳書不時也

夏郜子來朝

鐵壺氏曰公羊以郜爲失地之君何氏遂謂春秋前宋已滅郜蓋據取郜大鼎之文不知不足據也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遂得謂莒亡乎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曰諸侯有三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滑鄭旁姬姓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號今此與前同邢伐衛稱人衛人齊人連及之文也且以來者其臣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主盟也杜註鹿上宋地左傳宋人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故爲是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不言楚執者除宋公主盟則楚子首也不待言也

冬公伐邾

毛氏傳曰公以邾為宋用鄫子鄫子魯壻也故特伐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誇其強以震中國也不言宋捷承上文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乘楚之來獻捷而往會以釋宋公總言諸侯者盂以宋主盟楚子亦在諸侯內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以須句與毋成風同姓取須句而反其君杜註云蓋須句本子爵今取而封之使爲已附庸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毛氏傳曰鄭伯始朝楚今又如楚義所當伐特宋終挾怨耳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邾以兩伐出師來報公卑之不設備大敗不書諱也杜註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待於泓之陽則宋爲主故書宋及楚稱人大夫帥師也

二十有三年夏齊侯伐宋圍緡

杜註緡宋邑齊孝雖爲宋所立而齊之盟宋人不與鹿上宋約諸侯尊己爲盟主返來邀齊齊孝目見其父主霸數十年而宋襄欲造次奪之憤不能平故盂薄之會皆不與而且伐宋也然齊桓造霸專倚宋魯而孝公不思父道於宋襄爲楚敗執之後别無撫糾合遠略乘危伐之且屢伐魯所謂豚犬子霸業忽焉隳

也北鄙之伐柳下惠折之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桓功齊孝遂退蓋深刺其短故愧而返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齊桓興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萃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即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鄭僖並無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

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迫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盂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一犁督目走入虎口可怪歎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晉文援起城濮一戰震天岋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秋楚人伐陳

左傳人子玉也討陳之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范

註曰爲時王所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王子帶奔齊後至僖二十二年襄王用富辰之言召歸至是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居於氾毛氏曰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於皇二十三年天王居

於狄泉是也鐵壺氏曰經書襄王之出者王命特至於魯而臧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也然後不能勤王亦無聘問魯亦不臣矣

晉侯夷吾卒

左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狐毛狐偃從重耳其父突弗召遂殺突二十四年春秦穆公納文公懷公奔高梁而死據此則惠公卒二年矣晉文公之立將一年矣若赴會公卒春即當赴何待冬且不赴懷公亦必不赴惠公也惲皐聞曰當是二十三年冬懷公來赴而混同於此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穀梁皆云滅同姓故名雖邢實不德衛文侯亦賢而大過不可掩矣若楚子滅夔傳亦云同姓而不名者以荒遠畧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毛氏傳曰公女而嫁於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罰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之非禮可知也

宋殺其大夫

是年狐偃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以左師迎王入於王城右師取太叔帶於温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田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杜氏謂頓君迫於陳而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子鐵山嚴氏曰胡氏謂不與其納非也北燕伯款亦不與納乎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毛氏傳曰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

盟莒於密後莊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莒以師來責歸慶父之賂季友敗之至是衛文欲修好於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卒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衛侯於旣葬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洮向二盟莒慶亦必有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鐵壺氏曰成公以前列國大夫之會盟無以名見者至春秋終小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魯姻也故載書稱其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尋洮之盟也鐵壺氏曰衛甯速何以名載書接

莒慶而登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此十八年師救齊拒孝公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逐之至齊地也毛氏傳曰齊人齊大夫也齊師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自陋者創言人寡稱人人衆稱師則此既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為不可通於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弗及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既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人師並見者甚多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
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邀之耶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衛以洮向二盟為我伐齊也然齊桓于衛德深矣衛
亦何可輕伐其子孫者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子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以其卽晉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取穀楚申叔戍之按僖公為春秋十二公之巨擘乃乞楚師以報齊怨亦昏顛矣毋怪魯之日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子玉爲將也左傳宋使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卽圍宋之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也鐵壺氏曰公之會爲楚非爲諸侯也而不可以大夫主盟會而列諸侯之上故總書諸侯而沒楚大夫也然前圍宋何以先楚人主兵而先猶可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將制楚定霸以用其民示義示信示禮選臣練軍儲蓄全力而後事焉迤下四書晉侯以見其力厚思深所謂一戰而霸是也左傳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不成戍力不能支晉也公盟楚而又為衛拒晉惛膺甚矣至是為晉所震而乃訊殺買以謝晉楚謂晉曰戍者買罪謂楚曰不能戍者買罪醜矣內諱專殺大夫故稱刺如周禮三刺之刺

楚人救衛

以救衛故至衛地之城濮而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如之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文以前過楚許遇戰退三舍以報乃退三舍子玉仍從之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子玉收中軍而止晉師三日館穀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毛氏傳曰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人行成於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乃獻楚俘於襄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師享醴命侑使命晉侯為伯晉侯受策出出入三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是時陳蔡亦背楚而來蔡與盟陳侯後會其列國序次先後異者皆主會為之鐵蠹氏曰衛侯猶在而叔武以子稱何也晉

人君之而叔武辭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以子稱以見其不安於衛之實也蓋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叔武之讓不可得而見矣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耳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卽之矣公羊傳曰晉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返也此得其情之言也

公朝于王所

毛氏傳曰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王

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公朝見之言公朝則諸侯
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聞訴言元咺立叔武其子角從公殺之至是
晉人復衛侯入叔武方沐喜握髮而出公子歂犬爲
前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殺歂犬枕叔武之尸於
股而哭元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女而歸甯成風常事不記必以去年杞桓公來朝

而公以他事遽伐之來解兇也

公子遂如齊

毛氏傳曰昭侯本曾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衛許尚未服故謀討之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秦人秦大夫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蓋晉

文本假尊王以令諸侯前以獻楚俘故王來勞師而朝之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故敵王冬狩畿內諸侯執賛鼓以從因之會朝以張已勢以一衆心而夫子知其譎特削召字而以天子自狩爲文所以尊王章而全晉德也毛氏傳曰左氏謂非地不然河之陽即温也温本周地十年狄滅温前年王子帶出奔温皆是也及晉文勦王而王始以陽樊温原諸地賜之然皆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於周如傳稱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尙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爲周地

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王於溫矣夫惟溫周地故
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
朝於溫其謂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執之以歸京師方伯正其罪
以告天子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鐵壺氏曰自隱至此幾百年
列國大夫豈無得罪而去國者而不見於經蓋大夫

未張故其國不告也自元咺訟君晉侯右之爲之執

君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然後大夫之勢張矣

諸侯遂圍許

許貳於楚不與會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杜註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朝止書來與襄十八年白狄來同杜註介東夷國

葛盧其名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毛氏傳曰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當戰城濮鄭伯如楚致師及楚敗歸晉而晉郎與盟踐土踐土鄭地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於諸會之後仍修楚好下圍鄭傳所云鄭貳於楚者是也故此謀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愚按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同盟通春秋僅見於此亦非分矣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諸侯盟而尊王人不與歃恭也洮之盟諸侯盟而王人同歃亦可也今大夫盟而公與之王人

亦與之則非矣故左傳註疏曰王人虎違禮下盟與

列國之卿同稱人貶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左傳春時公在會不值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鐵壺氏曰衛侯未復國而以國殺爲文何也使書衛

人則衛侯之惡隱矣咺不去官殺之不以其罪也衛侯知將入而恐咺梗之自賂其羣臣使殺其同列是志在求入而非以討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瑕稱公子則監國而未嘗爲君也徒以咺故濫及之可知矣

衛侯鄭歸于衛

魯僖請於王與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鄭燭之武說秦君秦師去且使其臣戍之晉侯亦去鄭公子蘭初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許

之鄭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許之是役也晉文

未免減色而秦晉搆怨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聘而魯遂使人報霸者之功也如晉初聘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取取之於人也取郜取防取其邑也取子糾取其人

也此取其田也濟西曹地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於

濟西是也前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分曹田與宋人以

怒楚然宋與曹隔遠雖受之而不能田也曹又不敢

以田至是魯乘閒取之隨使公子遂聘晉以解說之適值晉文衰老置之不問而魯遂得久有之左傳謂晉侯班曹田誤班不當及附楚之魯一也班諸侯必不止魯魯得濟西曹地有幾二也旣班田非取三也事隔四年曹已復而又班其田乎四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則魯本不當郊明堂位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然春秋經魯郊皆在夏四月並無孟春

冬至之郊豈明堂位所言孟春乃夏正與抑魯[illegible]用重祭而不敢擬於天子用冬至上辛而孟春祈穀名之曰郊若與雩之祭天禱雨者同爲諸侯所用與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正謂此也然左傳公羊皆云郊爲常禮不卜而魯卜者豈天子之郊不卜魯賜郊卜而許吉則用不吉則不用亦降殺之義與又公羊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毛氏傳謂祈穀在啟蟄漢初歷啟蟄在寅月中氣三旬三卜至春分爲卯月中氣四卜則過春分矣故曰非禮禮卜牲在卜日前左傳

牛卜日曰牲未卜日前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猶者可以已之辭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三望鄭康成曰海岱淮皆在域內也降殺天子之方望無所不通也春秋書郊或以卜不吉或以時不當非以譏郊之僭也若僭則魯每年皆郊何以專書數條乎書免牲則不郊見矣此年及襄七年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祗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是也獨成七年旣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閒事不得不再書不郊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成公卒桓公立卽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者也其母來求魯女爲婦然無使而親求非禮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邱

帝邱衛地杜云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衛爲狄滅已渡河東徙至是愈遷而東南矣其後延國至四百餘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人盟

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周自文武成康以及春秋之初三百八十餘年春秋初諸侯紛紛者四十年而齊桓公成霸一匡天下三十餘年晉文繼霸相禪百餘年而諸侯復紛共二百四十二年周至是蓋六百餘年矣是周之中葉近二百年苟安虛名於上者皆桓文之功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

秦之戍鄭也値鄭成公卒戍人告秦使潛師以來爲

內應以取其國蹇叔曰勞師遠襲其謀不知秦穆不聽師出鄭覺之秦乃舍鄭入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背晉成鄭晉欲恨久矣今忽無名欲貪諸姬晉襄遽墨衰從戎邀擊於殽之嶔巖大敗之獲其三帥秦穆悔作秦誓左傳穀梁秦下有師字此蓋脫也鐵章氏曰合兵戰伐書及者此主兵而彼從之殽之役是也不書及並有怨也邢人狄人伐衛晉白狄伐秦之

類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皆報升陘之役然連伐之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狄來而敗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拔君薨於路寢正也而或小寢高寢楚宮臺下亦非不正也人之終有需有卒不可以定其地也備書之所以別於隱閔不地與桓薨於齊昭於乾侯之在外者耳非死而遷其地也不然豈有遷於臺下者乎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貳於楚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毛氏傳曰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改元自當在葬後然改元定於正朔或冬盡遭喪則雖未及葬而即改元即位文公是也胡傳謂新君即位必告廟既告廟則必易服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即可易服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衍康王即位尚未成服則考禮不詳而遽立論恐誤後世蓋即位改元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祇一即位周有

兩即位毋論此是踰年即位與遭喪不同而即以遭喪言從來遭喪即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厥祖周書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即殯宮而奠之謂之奠殯未嘗入廟饗告也胡氏引唐虞禪受不切之文而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禱於廟及甫薨又復於廟至薨則宗祝斂羣廟之主藏於太室以示弗祭當是時寢室枵然主尚無有亦安有廟之可告且商周異制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月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於高宗曰古之人皆然以為此古制也孟子於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曰留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

之行以爲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卽位在成服前則尚書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卽於當日迎康王入翼室恤宅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日癸酉而後卽位誥羣臣考迎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於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反者還也禮所謂

既葬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內史中大夫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氏傳曰錫公命錫文公命也凡諸侯新立王有錫瑞之命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薨王有策誄之命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辭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

錫桓公命錫追命也此錫命圭也與僖十一年傳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不敬例同

晉侯伐衛

衛成屢爲晉讎晉不朝且侵鄭焉晉襄既祥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於溫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曰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被晉伐取邑不甘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

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往會之蓋承役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臣弑君子弑父商臣兼之大變也按商臣弑逆嗣位

豈肯聞於列國周禮史官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

四方必楚亦有直臣如齊太史之雖死而嗣書者不

絕故不得不達於四方也或曰傳聞則傳聞不可據

且鄭髡頑齊陽生豈無傳聞而經不書也或又謂魯

弑皆不書曰爲君諱豈他邪無諱禮而魯國無直史與曰凡史皆直書史之職也故孔子曰董狐良史書法不隱如隱則公子翬桓公之弑隱去孔門二百餘年史無傳文三傳何由而備載之乎以陳恒之奸巧而弑君若有諱禮自措史氏以勿聞何以卽聞於魯而孔子請討乎以是知史職必直達也其不直如晃頑等或事祕史原不知或知而當時任史者非直臣也若諱則春秋之義也孔子作春秋以尊君上故曰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然雖諱而弑不書薨地如公薨子卒則其有故可知是雖諱而仍直也

公孫敖如齊

左傳曰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出師以報殽役晉侯禦之戰于秦地之彭衙又敗之秦來伐晉而稱晉侯及秦師者晉襄專意伺敵躬親帥師雖應兵而實主也其能雪父恨如此

丁丑作僖公主

毛氏傳曰據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考諸禮文大抵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虞七虞之明日卒哭又明日以主祔廟是作主在五月後卒哭之時今

僖薨六月乃葬又十月乃作主故傳曰緩曰不時也
公羊謂喪有二主一虞主一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
栗則虞用桑主並無考見惟論語論社主以松以栗
栗固有之然未聞練時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
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於練壞廟易檐亦於練謂期
練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易其檐考周制君薨即
聚羣廟主於太室以五月不舉祭也至祔前一日以
新主將祔廟而先迎羣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
祔第迎新主於祖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祭畢即迎
主還寢而羣廟主不動以便行常祭左氏所謂特祀

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至禫後喪畢然後遷主入祧而禘新主於廟焉是練祭之時並無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禰廟而即可易其檐毁其屋者且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曾之靡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

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後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此陳侯所謂我辭之也爲衛請成於晉且執孔達曰伐晉孔達意也以解說於晉晉襄不窮其隱許其成因使大夫出盟以釋衛怨焉垂隴杜註云鄭地鐵壺

氏曰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為何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衛雍新城之趙盾承匡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郤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霸國大夫與一二大國大

夫而已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鞌之戰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皆列序焉是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鄫小國之大夫而已大國間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也秦雖強而比於小國者僻晉而遠於東夏也文以前外大夫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莒慶二十六年公會衛甯速莒慶吾姻也故特書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

皆稱人而戰猶書曹公子以名見蓋三桓自喜其事而

連書之也孔子不革何也不革之則大夫斥張之罪

著矣即春秋之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註不書旱不成災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當時以僖兄閔弟且僖在位賢於閔躋僖於閔上然

非禮矣閔雖弟而先爲君僖爲其臣者二年矣据廟

而僖祭之三十三年矣臣不先於君子不先於父故

仲尼譏臧文仲月縱逆祀大事大禘也于太廟周公

廟也蓋以躋僖爲創舉故用重祭以成之然僖喪方
二十二月而遽行禘又不用吉禘而用大禘失禮之
中又失禮焉

冬晉人宋人陳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曰非禮也三年喪內不圖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民逃其上曰潰鐵壺氏曰文之

渝會盟侵伐皆諸卿迭出所以大夫漸張也而伯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諸侯皆怠於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春秋不書王臣之卒其書卒二以王叔文公有翟泉之盟劉文公有召陵之會訃於諸侯故書也鐵壺氏曰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庭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謚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傳螽墜而死如雨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

晉以處父之盟無禮也請改盟故公如晉兩君相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鐵壺氏曰此春秋特筆與會於澶淵宋災同義使去
救江之文而獨存伐楚則疑於討罪之師矣按此知

聖人討賊之切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時晉穉孔逵歸曰此衞之良也衞侯亦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鐵䃂氏曰逆者不以名見微也左傳所謂貴聘而賤逆也不稱夫人不書至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使之不終於魯自此始矣愚謂姜不氏亦輕詞也穀梁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又按賤逆必有其故而傳不詳矣若公羊穀梁一謂娶大夫女一謂成昏於齊其猜謎類如此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毛氏傳曰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旣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於君之母有異稱也故祔姑反哭赴告諸禮無不備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敬嬴

定姒齊歸前後一例並無異詞貶義則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又葬後卒哭必祔廟雜記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夫不入廟而祔廟也乎小記曰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謂嫡與繼與妾也則妾不已在廟乎又曰妾祔於妾祖姑若妾不入廟而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愚按成風以及齊歸薨葬三傳俱無譏文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以爲譏僖公立其母本爲謬語若左氏則謂夫人喪有三薨則赴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虞于正寢卒哭而祔祖姑不者不曰薨

不稱夫人成風之喪赴告而天使鄰國俱來禮也公羊曰母以子貴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言子爲君其母必入廟也蓋不以妾爲妻者夫之道也君必尊其所生者子之道也並行而不悖也左傳載定姒薨季文子專政議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君子以爲多行無禮匠慶爭之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使庶子爲君不當追崇其母不入廟如胡氏說則季氏所行正禮矣何以反曰多行無禮而匠慶竟敢直伐其樹檟以用之也乎胡氏又曰禮妾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異哉此

禮何所見耶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歿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歿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也春秋嫡母生母同禮同文是也下曰慈母如母指生母也何者側生子而死父命別側慈之曰慈母爲之三年則生母自三年矣慈母不厭於嫡而降則生母自不降矣以至大夫側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歿三年士側

子父在爲其母期父歿三年皆歴歴可考胡氏何自誤一禮以誣世乎且春秋傳魯昭公喪齊歸不慼史趙曰必失國歸其生也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不君不親殆其失國是生母三年越之則喪其家國賢者所言皆然也以後漢景帝尊母竇姬爲皇后終祔霸陵武帝尊母王太后合葬陽陵光武除呂太后尊薄太后配食高廟唐明皇追稱生母竇妃昭成皇太后與劉太后並祔廟葬宋眞宗追稱元德皇太后仁宗追稱章懿皇太后皆與嫡太后同祔葬祔廟與春秋一轍自宋人謬論後

禍及帝王有明一代禮臣無擧生母皆不祔廟別祀之奉慈殿然尊以太后合葬皇陵仍不從宋人說亦可見天彝民極之不能盡滅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傳謂王使榮叔含賵召昭公來會葬皆禮也使魯尊生母非禮則周不能正之已矣何所懼於魯而源源來乎王不稱天據來命也若胡傳以爲貶王則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孔子託周天子之法以進退諸侯大夫也此又託何人以進退天子乎亂道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國名

秋楚人滅六

六國名皐陶之後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時晉襄旣卒晉靈在抱而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而上趙盾也使續鞫居殺之左傳當書晉人殺脫人字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十一月晉殺鞫居射姑出奔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毛氏傳曰告月卽告朔也周禮太史頒正朔於邦國

鄭康成云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告朔畢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文公此時雖怠不告朔而視朔至十六年則並視朔亦不行矣公穀以為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此蓋當時不告朔之議也不知閏有氣有候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謂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並捐之且不聞閏之為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而立於其中因作閏字而反不行告朔固非禮矣朝廟

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於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也孔疏曰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一事古者月朔必祭廟不關告朔在月朔行之曰朝享在歲首行之曰朝正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祭法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不及祖廟惲皐聞曰孔疏是也言不於祖廟告月而猶朝於親廟也按書閏月不告月非僅閏月也文公怠託言閏月不必告以後每月或告或否諸公繼之

權臣願焉告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但閏月不告朔而他月告則餼羊有用子貢何爲欲去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蓋邾又滅須句而魯取之也前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左傳謂反之此謂賞邾文公子之叛在魯者而文同何也蓋取而返之以爲已附庸與別賞人以爲臣皆取爲已有也故文同城郚杜氏曰備邾觀遂字連上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所謂國亂無政國人擅殺也不名史失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晉襄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狐射姑於殺處父前與盾異議召公子樂於陳盾殺之及秦襄公以徒衛送公子雍將至盾無奈襄夫人抱太子頓首啼請乃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人於令狐盾輕躁忍狠而執政晉霸以後中衰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註扈鄭地鐵壺氏曰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何以云後會乎蓋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也垂隴之盟士穀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者何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盟者士穀而主者襄公此會則趙盾主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徐伐莒故莒來請盟杜註曰徐夷告辭畧不知其君將臣將故舉國號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兩書會盟一出而兩事也杜註衡雍暴皆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初公孫敖爲弟襄仲聘莒已氏至七年如莒涖盟且爲仲迎昏及鄢陵見之美自爲娶之仲將攻之惠伯平之使敖反之至是如周弔喪中途返奔莒從焉匪人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昭不禮於嫡祖母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司馬公子卬司馬握節而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後皆復之亦書以官貴之也此與齊高子仲孫宋司馬華孫魯人貴之不書其名者相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據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將中軍而趙盾佐之至是箕鄭等修怨使賊殺先克晉人討賊殺先都已而殺士穀箕鄭父是趙盾以國法殺之也不稱國而稱人何也盾假國法以報私讐亦國亂無政而人擅殺也故書人毛氏傳曰及次及也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同非累及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曰出姜歸甯蓋不安於魯矣故謹而書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楚伐鄭鄭及楚平趙盾帥諸國大夫救之不及而還鐵壺氏曰陽處父救江常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肇以前雖霸國之卿亦稱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與中夏諸國來聘同楚張而來修禮故史文詳之也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二十有五年吳子使札來聘亦同此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毛氏傳曰秦康遼慕諸華欲修好於魯因翟泉之盟秦先君與僖公與焉追歸僖公並僖母成風之禭左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毛氏傳曰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秦伐之宜矣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罪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舊以但書國曰貶而狄之則徐之伐莒鄭之伐許俱不狄之而中忽狄之何以解焉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宜申謀弒楚穆鬪之殺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新立親諸侯也鐵壺氏曰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以與諸侯列序特爲是稱以尊異之非伯子男之子也使謂五等之爵王臣見經者何以獨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又何以自文以前王臣無一子爵自文以後會盟征伐無一非子爵者出哉蓋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如二雅所謂南仲中伯召伯周語所稱樊仲是也春秋之初列會而稱王人者皆王朝之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而不肯稱人王朝之卿不可仍稱王人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

之而自是王臣會盟皆稱子矣居畿內亦稱子矣赴告於諸侯亦稱子子朝之亂單劉稱子而召伯毛伯奔楚從其恆稱者皆據王室之告辭也召毛得罪於王則告詞不復尊異之明矣閔之篇書高子來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則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爵稱明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之次楚將伐宋也不書而但書次何也書次則其睥睨中華凌獵晉霸之狀可掬矣不但爲宋而已

也楚穆賈虎視焉故稱楚子按左傳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楚子田於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祇蔡侯也鐵壺氏曰楚始以號舉而自僖公文公以後君臣見於策書者一同大夏蓋楚强戰勝而與晉爭主諸侯之盟也自僖以前侵伐皆書荊而來聘獨稱人則以其有禮而許之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稱人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

於鞏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五年會吳於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詞同其先後詳略之世次亦同蓋諸侯之視楚不異乎齊晉故晉史之記楚一同於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間稱人間稱爵齊桓之興徐助齊以苦楚而會睦於齊故取舒伐英氏獨稱人襄五年會戚吳人聽諸侯之會故稱人柏舉之戰抑楚救蔡故書爵越始見經而稱人以主

兵者楚楚以爵舉則越不得以號舉也或稱楚從吳
楚之告也或稱於越從越告也吳之與會盟征伐諸
侯皆聽焉其勢不異於楚而終以號舉何也定哀以
前吳雖强而未能懾服乎上國也定四年入郢而班
處其宮哀七年會鄫而徵百牢八年伐魯爲城下之
盟魯人憾焉又知其亟罷而無能爲也故憎而賤之
艾陵之戰借其力以抗齊而仍以號舉則憎而賤之
可知矣黃池之會與晉爭霸則不得不以爵舉也使
書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則二霸之實不可得而見
矣愚按吳越侵伐稱國號者舉國之辭也以荒遠而

不辨其君與臣也稱人者則確其有臣尸之也猶列
國之卿大夫與盟帥師而稱人也如昭五年楚人徐
人越人伐吳傳明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是也栢舉
稱吳子則惡晉楚之政自大夫出而大辱蔡而蔡能
以吳子也黃池稱吳子二霸也與晉楚之爭長一也
申之會書徐子則楚子以執徐子而威赴諸侯而從
其告以見其惡也楚子使來聘吳子使來聘以其遠
地始强而來逼故稱其本爵以詳之也稱狄舉國君
臣也稱人則其臣也且僖十八年伐衛文與邢人連
二十年盟於邢文與齊人連不得不並稱人也猶文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文與楚人秦人連巴雖蠻夷小國而亦稱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皆作叔彭生下十四年亦作叔彭生蓋二稱通也

杜云承筐宋地左傳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傳曹文公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聘宋言蕩意諸而復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夫楚人猾夏何不共謀以擯之乎乃不害而遂賀焉中原諸侯不能外晉又不敢敵楚首鼠兩端狀可憐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獲其君長狄僑如其族類次第爲諸國獲鄋瞞遂亡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據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狥郕伯卒國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其稱郕伯者必太子在夫鍾已自立爲伯而國人不與故來奔也

杞伯來朝

范註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也

二月庚子叔姬卒

毛氏傳曰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者是也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姬而無絕昏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旣嫁而出與室女同服稱子者正以同室女也不稱杞絕之也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又爲令狐之役伐晉晉人禦之臨戰並卻謂之交綏綏者退也故不書及書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註二邑邇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世室屋壞

毛氏傳曰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以世世不毀爲名據明堂位武公亦稱世室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公在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太室祼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宰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貳於楚故因公請平於晉公皆成之葢此時楚

穆卒子莊幼弱故二國懼晉而復北也時鄭伯與公

宴鄭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葢桓文

之霸諸侯庇其宇下而安之今則二强互爭從國劬

勞又一時勢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公使弔邾文公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鐵壺氏曰扈之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趙盾何也義已見前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盟書同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蓋晉怠楚張諸侯貳而復合故載書要言以同也凡會盟書日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而後書日者始約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註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邾人立定公而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無故而勞諸侯之兵八百乘至邾聞辭乃知納逆不祥何見之晚也書曰弗克納醜之也

九月甲戌公孫敖卒于齊

見泩人之死非其地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妃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至是舍卽位商人於七月乙卯弑之自立齊人三月

始定故九月來告毛氏傳曰舍弑距昭卒兩月尙未

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

五月葬當稱君遂卽赴月直書爲君以正懿公弑逆

之罪公子元終不稱曰君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蓋潔身去亂者也杜氏曰書字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魯告於王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之惡逆甚矣而周衰魯弱不待言矣毛氏傳曰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卜喪禮所謂女子子是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官不名貴之也華氏之孫猶魯稱臧孫季孫類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不許歸葬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飾棺不殯寘諸齊魯竟上曰堂阜示無所歸魯必取之齊人之歸如是書之戒惡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告齊伐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受齊賂不克而還鐵壺氏曰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皆晉侯親之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賊之不討不以諸侯之序不序異義者也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於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則此義不可通矣此二役蓋以晉大夫而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見義也七年盟扈是大夫主諸侯之始也故諸侯不序而變文書晉大夫此義既明則新城之盟仍序諸侯而書趙盾矣此二役繼新城之後使晉大

夫仍序諸侯之下則仍序諸侯而名晉大夫可也設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則專序諸侯可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蓋文襄以後諸侯之合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者猶僖二十七年魯人會盟於宋爲楚非爲諸侯也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人者而書公會諸侯盟於宋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正義曰十五年歸公孫敖喪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言歸之耳無使也此言來有使也左傳曰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討曹來朝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在會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杜註及與也胡傳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盍視朔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願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

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之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月吉必朝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普廢而日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父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於齊地之郪邱曾之弱齊之貪戾可怪歎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至是公之母聲姜薨以爲妖也毀其臺鐵壺氏曰不必作而作非常也不必毀而毀亦非常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國名觀此益知巴人以楚人秦人連稱且其臣將兵矣不然巴人有何喜之有何進之而稱人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厚施以結國人襄公夫人助之謀殺昭公而代立至是昭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蕩意諸殉之鐵壺氏曰稱人以弒者未得其主名

而鄭卿賊由徼者也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氏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仇牧孔父荀息非也春秋初先王之舊典人心之公義未泯也凡弒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宋則公子鮑襄夫人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故不甘以死節歸意諸也而匿而不宣若曰孔子削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荀息正然何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晉趙盾請師於靈公且旁召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撻錞于丁甯以伐宋曰何故弑君及師至宋立公子鮑而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晉霸衰不能救與國又有特盟矣可歎哉左傳作北鄙杜註疑經誤以穀在魯北故也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會扈以平宋無功而還鐵壺氏曰自趙盾專政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盟盟於國都盾

無說以尊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傳以二慝皆晉侯親之誤也果晉侯主盟諸侯何為不序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鐵壺氏曰衛人殺州吁衛人本以為賊也齊人弑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為君也傳稱邴歜閻職殺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而二人亡

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賊與歟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一賀惠公立一謝齊來會葬鐵壺氏曰此託辭也遂將殺惡視以其齊出故先至齊而要之也遂之惡得臣之同惡皆見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文公嬖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回殺太子惡及其弟視并殺叔仲惠伯毛氏

傳曰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文公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宣公君臣不以爲君在夫子有難以急更者況書君必書葬書葬必祔主而禘廟一如閔公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不得已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君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也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儻以爲惡不成君不入廟而此不成君不入廟者子也非惡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傳公羊

爲證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強制如孝殤孝冲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惡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鐵壺氏曰子般之卒日黨氏諡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惡不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惲皐聞曰叔仲彭生之卒不見於經何也舊史本不書也凡書卒者皆以禮葬也叔牙雖以罪死然季友許其立後則固諱其罪而禮葬之矣彭生埋於馬矢之中其孥又出奔誰葬之哉故史不書卒聖人欲表之而無

如何也故於從宣弒逆者皆筆而不削俾後之考者將疑之曰桓之弒也其臣之卒盡削之爲賊黨也此何不削也必有故也又疑之曰翬卿之見經也其無罪者皆有卒也叔仲屢見經矣何以獨無卒也又必有故也案其前後子卒之前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矣夫人歸之後季孫行父如齊矣明年春而宣即位矣公子遂如齊逆女矣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矣而公會齊侯於平州矣公子遂又如齊矣齊取濟西田矣是羣賊朋謀賄强援以圖篡位顯然之迹縷縷而彰生自是不見於經其不與罪人同而死於非命不昭

然哉愚按左傳襄仲殺子惡而詐以君命召惠伯其宰止之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其宰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是叔仲以子惡爲君其宰以爲君即弑君之襄仲亦以爲君則文公薨而即立之明矣乃經傳俱無其文則必當日君臣隱諱鉗制史官使不得書也乃於召惠伯傳中偶露數君字史臣亦苦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曰大歸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季孫行父如齊

晉史墨曰襄仲殺適立庶季文子三君之魯君失政政在季氏自此始矣

莒弒其君庶其

鐵壺氏曰弒君而稱君四晉州蒲吳僚之弒赴必曰程滑鱄設諸莒庶其赴必曰微者不則曰衆亂而無主名也舊史必承赴而書矣孔子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使人得以考焉若書晉人吳人莒人是決其爲衆亂而微者而欒書公子光太子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豈之事必此類也